物外游

眉公文椅

N刘德成

今江南一带,多称一种矮靠背的扶手椅为玫瑰椅,其得名由来是明式家具史上的一个谜题。它不像圈椅、官帽椅那样以形制命名,而是别具一格地拥有一个文艺气息的名字。

玫瑰椅名称由来,有“眉公说”“美玉说”“美鬼说”。较之,“眉公说”最为可信。眉公,即陈继儒,明代书画家,亦是江南文人制器的参与者。

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明人十八学士图》,以唐太宗十八学士典故为背景,描绘古代文人雅集的情景。图中呈现了一种靠背较低且与扶手齐平的坐具,宋人称其式为“折背样”。其名源于唐人李济翁《资暇录》:“近者绳床,皆短其倚衡,曰‘折背样’。言高不过背之半,倚必将仰,脊不遑纵。”

及至晚明,在陈眉公等文人的审美理念影响下,对宋式“折背样”进行了改良,形成了一种靠背、扶手、椅面之间相互垂直,形态方正而空灵的明式“文椅”,且椅背和扶手都比较低矮。如此,倚墙不碍悬轴,近牖未蔽风光,适合书斋陈设。这种渐流行于江南文人之间,遂有“眉公椅”之名。江南方言杂陈,口耳相传,“眉公”逐渐变为“玫瑰”,讹变正名,误称成习,渐而写成了“玫瑰椅”。

太湖流域,是苏工文人家具核心产区,我经年为书斋寻觅此类文椅,所见多为寻常扶手椅,高年份榉木玫瑰椅,终未得其见。偶见黄花梨玫瑰椅,然一椅千金,非寻常物力能及。三十年前,因修理木器,我与木工王德林相识,圈内称其为“王木匠”。初会时,他要了我的全名,在手心里比画了几下,说可以修理。一时茫然。

“一掌春波,矗矗艤帆闹如市,昔年烟雨最高楼。”这是元代画家吴镇于嘉禾八景《春波烟雨》中的题诗。王木匠,独居于嘉兴东门外春波河畔。三间平房,北屋已倾颓。余两间,一存木料,一放半成品家具与卧床。床头,半截蜡烛,一本翻旧的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。后院有榉树两株,系布于其间,权作工坊。因旧城改造,此处水电早断,好在他不使用电械。

榉木玫瑰椅,成对,是王木匠用老家具旧料所制。用的旧料,可缩短备料时间,且有较好的稳定性。其造型以陈梦家夫妇收藏的玫瑰椅为原型,券口牙子上的回纹雕刻及座面下“洼堂肚”牙子,均改成素直牙板,座面为木板硬屉,尺寸稍有放大。如此,整体造型更趋简洁素雅。

一榫一卯,不使契钉,妙在毫厘之间。数载斫一器,不较工费。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。”手工制器,线条灵动有弹性,含蓄而耐看。审美的终极追求是孤独、寂寞的,妙品只为知音存在。因帮其垫付新工坊之租,此对榉木玫瑰椅以时价数倍抵让于我。岁月浸润,如今椅子皮壳绛润,包浆渐浓,不细看已难辨新旧。无论新老,了却了我对眉公文椅之念想。

玫瑰椅成双或成堂陈设,已成惯常。实则,单椅与书桌搭配亦很相宜,较官帽椅、圈椅,少了几分官气与霸气,如此斋室,颇显文人气息。

笃守古法而不趋取巧的匠人,他们究竟是时代的孤行者,还是被时代遗忘的人?

而今,春波河已不存,王木匠亦不知流落何方,有人说他去修缮古建了,有人见他在瓶山脚下给人算卦。我思忖着,是否要在椅上留下工名,虽如飞鸿印雪,亦知春波烟雨里,曾有过这般匠人……

后续——

此文写完的周末,我去月河逛摊肆,竟与王木匠不期而遇。二十年未见,他头发灰白,身着花衬衫,戴墨镜,颇有艺术家风范,又有些仙风道骨之样。与之交流,答非所问。唉,我们已不在同一语境中了。(本文供图:无迹)

宋“折背样”椅(《明人十八学士图》局部)

榉木玫瑰椅 王德林制

明 黄花梨眉公文椅

枕草子

那些写在地上的字

N沧海一粟

读完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暑假,我在北方的一座山岭放山羊。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,将附近水库的堤坝冲开口子,将一条条乡间土路冲得严重变形,也让放羊时没带雨具的我,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落汤鸡。

回到家,我一直发热,全身酸软无力。母亲带我看遍方圆几个村子的村医,烧退了,精神也好了许多,一场顽固的咳嗽却就此落了根。这咳嗽十分古怪。平日里只要不动,许久不咳一声。只要吹到冷风,走路脚步一急,或是干活稍稍受累,咳嗽便立马涌来。咳嗽来时,往往一声起头,跟着便接连不断,越咳越急,停不下来,常要咳得弯腰呕吐;到了夜里,阵阵咳嗽反反复复,总搅得一家人睡不安稳。

养病的日子,家人试着各种法子为我调理。苦得钻心的蛇胆川贝液不见成效,母亲又按听来的土方子,把白萝卜擦丝挤水,兑上蜂蜜,小火慢熬后润喉。父亲上山挖回冬花,那草药的叶片肥厚宽大,看着有点像番薯叶,地下根茎一节一节,带着细小的疙瘩,新生的根须微微泛红。挖根洗净熬汤,兑上蜂蜜喝,甜中带苦,却总能稍稍压住剧烈的猛咳。

那时上小学要交学杂费、书本费、班费,各项费用加起来十几块,很多家庭一下子都拿不出来。我家也如此。四年级刚开学,我和班里的其他穷孩子一样,人先到校上课,学费慢慢补。当时上学,要徒步翻越山岭,道路崎岖颠簸,我咳得厉害吃不消,没几天便不再去学校了。

辍学在家,熬过一个秋冬的调理,我渐渐不再咳嗽,却由此天天放羊,成了村里的“放羊娃”。每天赶着羊群跑来跑去,老人见了总叹息这孩子小小年纪咋这样;一些小伙伴的家长见了,怕我影响自家孩子学习,常在周末拦着孩子和我玩。整天陪着羊群,孤单单坐在山岭,遥望同龄伙伴上学放学的身影,那时的我虽谈不上热爱学习,也没有靠读书改变命运的理想,但总有种空落落的感觉。

不放羊时闲得慌,我便找出家里的书来看。当时家里只有两本书。一本是《彭德怀自述》,我不识“述”字,老念成彭德怀自“迷”。翻开书,大片生字是拦路虎,看不懂,只能丢一边;另一本是灰色麻纸印刷的旧书,全是繁体字,配了大量中草药图片,整本书已被磨得破破烂烂,无头无尾,更看不懂,只得又放下。

为了让我有书看,父亲寻来麻纸,对着借来的四年级的语文、数学课本逐字逐句抄写,做成薄薄两册,供我翻看。午后忙完农活,他还常会蹲在地上教我“小知识”。父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高中毕业生,做过几年代课教师,脑袋里藏了不少“小知识”。在平整而披着薄薄黄土的地面上,他随手拿起一根树枝,或是一块石子儿,就能在地面写出漂亮的文字、数字或图表,像在沙地书写。以这样的方式,他教我认识了不少汉字,教我解一元一次方程,也教我用四种方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。有代入法、加减法;有画坐标图求解的图像法;还有一种模样特别的算法,用两道像绝对值的竖线框住一排排数字,算出前边标记为D、D1、D2的几组数,就能解出方程……每次喊我过来,他都会说,还有一点“小知识”。

似懂非懂地学着“小知识”的我,没想过这些“小知识”日后有没有用处,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返学堂。但我知道,不放羊时跟着父亲学“小知识”,枯燥的日子便不再枯燥,平凡的日子便也多了一些别样的乐趣。

那些写在地上的字,往往风一吹,就散了。但它们落进一个孩童的眼里,再也没有被风吹散。

诗生活

南半球,小街即景

N柳文龙

小街静到极致,只剩下澳洲乌鸦的鸣叫了。

异域小巷,玻璃光的路面,泛出一些不相干的影像。不知年份,也不太清楚上面滞留的是哪些人影。

南半球的树干长得简单粗暴,枝开叶散,树叶缤纷,簌簌作响,总想掉下点东西来,砸出一声巨大的动静。而粗壮的榕树撼不起一点声音,所有浮起的——都是站不住脚的魅影,或者根本就没长脚。

街面一晃而过的落叶,多么年轻朝气,多么鲜明的指向,又消失得如此突然。

我的手机,瞄准乌鸦的位置,收紧相框内朦胧的春意。双脚缓缓送走这段路程,却迷失于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……

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,它们干咳般的叫声汇聚在同一个方向,枯涩、隐晦,双音节……最小的语音结合体,离开了嘴,成为答非所问的引诱。

我同情这些叛逆者的窘迫,对于陌生人——禽鸟有限的忍耐,聒噪人心不古,世风不再太平。直面藤萝垂直挂落的圈套,难以引颈前往,以身试法。

街头时光停滞,真的让你迷离。

且品茗

茶馆店

N董绍桐

早晨,泡了一杯茶,顿时,室内弥漫着茶香。啜着热茶,不禁想起了幼时看到的茶馆。

茶馆店,是嘉兴人对于茶馆的称呼。和全国各地一样,从城市到乡镇,大大小小的茶馆随处可见。茶馆店,历来是男人们的天下,但我小时候,跟着长辈去过茶馆。

我家住在起凤桥那儿,即今天秀州路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带。起凤桥向西过一座小小的腾蛟桥,即是梧桐树街。梧桐树街西头过板桥来到建国路,在路对面的中和街(混堂弄)口,有一家茶馆店——瓶山阁。

瓶山阁面朝东,两开间门面,它西面背靠瓶山,名副其实。走进瓶山阁大门,左手边有一只老虎灶,整天水汽蒸腾。右手边是通道,靠墙长长的黑色柜子,没有柜门,柜子不深,搁板上整齐地放着洗干净的瓷茶壶和茶杯,茶杯称为茶盅,底小口大,比饭碗低,口也小,一只只倒扣着。茶壶和茶盅都洗得干干净净的,整齐地摆放着,在水汽中闪着瓷器柔和而明亮的光。走上几步台阶,才是茶客们吃茶的地方。

茶馆里,一张张八仙桌,桌子四周围着长凳。早上天还没大亮,茶馆里已是人声鼎沸。茶馆老板提着大铜壶,铜壶中装满沸水,忙着为茶客们泡茶、续水。除了大堂,老板靠着瓶山弄了几个小小的包间,专供茶客款待朋友或商谈要事。

不知什么原因,从不带儿女上茶馆的父亲竟带我去了瓶山阁。那时我还未上学,老清老早拽着父亲的衣角来到茶馆。坐下来后,竟看到有人用茶馆里的铜盆洗脸。父亲告诉我,来吃茶的人无论什么季节,都可以用茶馆的毛巾洗脸,原因不外乎有二:一是起床后家中没有热水,七十多年前的许多家庭鲜有热水瓶,用热水需早上烧;二是大冬天走来,洗个热水脸暖和暖和。

父亲带我来,当然不是叫我吃茶。往往是,他对堂倌讲了几句话,不一会儿,堂倌就端来了一客汤包。这汤包是从张家弄买来的。张家弄(今勤俭路的建国路至少年路段)离瓶山阁近百米,所以汤包还是热气腾腾的。汤包不大,如现在“农夫山泉”的瓶盖那么大,但一咬,汤汁鲜美而充盈。还有一碗葱花蛋皮骨头汤配着。这汤可以佐汤包喝,也可将汤包在汤中浸一下再吃。这汤包的名称是否由此而来,不得而知,只是知道,现在改名小笼包,包子也大了不少。

看看四周,有的茶客吃的是瓶山阁斜对过“志来福”糕团店里的方糕,有鲜肉馅和猪油豆沙馅两种;有的则是吃胖胖的爱珠开的饭店里的肉骨头粥,这粥是用肉骨头汤熬的,咸咪咪,鲜香,里面还有不少骨头上的肉末,也可吃她店里的各色汤面,这店就在茶馆对面;有的吃粽子……这早茶吃到街路上人来来往往的多起来了,茶客们才陆陆续续离座而去。当然,也又有另一些茶客进来吃茶。

住在我家客堂间里的莫家姆妈也带我去过几次茶馆店。

一个下午,她牵着我的手,来到东门环城路上的一家茶馆店。这茶馆两开间门面,朝西,隔着马路就是南湖戏院。茶馆后面就是环城河,茶馆取水十分方便。虽说是下午,茶馆里依然蛮闹忙。无一例外,也是水汽腾腾的老虎灶,靠墙的柜子里一格一格的搁板上放着茶壶和倒扣着的茶盅,四条长凳围着一张八仙桌,茶客们喝茶、抽烟、谈笑,老板拎着大水壶为茶客们添水……这时来了一男一女,看样子是一对夫妻,男的找了个空位坐下,把带来的胡琴拉着调音,拉了几下后,他拉了一段,女的手里打响了由两片竹片头组成的竹板,跟着胡琴唱了起来,我那时年幼,不知道她唱了些什么,只觉得新奇、好听。女子唱了几段后,拿起一只空的茶盅,一桌一桌地走过去讨钱。有的茶客给了钱,也不过是几百元(旧币,相当于现在的几分),最多的也不过壹仟元(旧币,相当于现在的一角)。那女子又继续唱,又讨钱。唱、讨三四次后就离开了。

过了一会,“噔噔噔噔……”一阵小锣声在门外响起,茶客中一人叫了声:“小热昏来了!”只见一男子继续敲小锣,人越聚越多,人们围成一圈,茶馆里不少人也转头看向外面。看看人聚得差不多了,两个男子开始搭档,一吹一唱,讲的都是带有上海腔的话,你一言我一语,常逗得看客们发笑。讲了半天,扯到他们要兜售的梨膏糖上,极力向看客推销,但看的人多,买的人少;有时是“猢狲变把戏”,也是敲小锣,一个衣破衫烂的男子,几只畏畏缩缩的猴子,这都是外乡人,来嘉兴寻饭吃。

现在,除乡下小集镇上还有几家茶馆店,城里早已不见了它们的踪影。